

御选唐宋文醇

正八册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八

眉山蘇軾文一

賦 雜著

赤壁賦

後赤壁賦

屈原廟賦

灔澦堆賦

黠鼠賦

日喻

問養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和歸去來兮辭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三槐堂銘

雷山菴集文一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八

眉山蘇軾文一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子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艤千里旌旗蔽空醞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閒。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旣白。

軾手書帖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後人易代爲彼是
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後人易食爲適今
詳軾意言水與月雖前後代嬗而本體不遷所爲觀方知
彼去去者不知方也今易爲如彼以對如斯將彼月而斯
水平水與月何彼我於其間也六識以六入爲養其養也
胥謂之食目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口以味
爲食身以觸爲食意以法爲食具見釋典故曰江上清風
山閒明月耳得成聲目遇成色者皆吾與子之所共食也

易爲共適意味索然當時有人問軾食字之義軾曰如食邑之食猶云享也軾蓋不欲以博覽上人故權辭以對古人謙抑如此

凌安國曰按東坡與范子豐書云黃州少西山麓陡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世人以赤壁在武昌

嘉魚縣東坡所遊者黃州赤嶺也恐亦未確 東坡前後赤壁夜遊在元豐五年壬戌其元豐三年庚申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鵠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旣奏新曲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

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按東坡書有
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
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鷗念
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卷之三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也。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

赤壁賦
卷三
蚯龍攀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子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軾脫御史臺獄謫黃州團練副使壬戌之冬謫三年矣其
作二賦蓋與造物者游而天機自暢并無意於用古更何
預今世事嘗書寄傅欽之而曰多難畏事幸毋輕出者畏
宵小之據據無已又或作蟄龍故事耳乃文徵明謂以曹
孟德氣勢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轉以寄傅欽之之語
爲證謂爲實有所刺譏可謂烏焉成馬矣東坡在黃安石
之黨正烈而謂消滅無餘邪若謂東坡以安石比孟德謂
終當消滅無餘則將置神宗於何等也東坡畏當世之據
據而屬其友勿出示人盍知後世讀者仍以當世之心据

摭之不已亦不幸也已果若其言則前賦更何足味而此後賦又將以何語爲刺譏耶文人穿鑿之論取快一時不知印定後人眼目使古人本意不顯佻薄之子因謂古人作文無往非刺譏當世者遂猖狂謬悠而不可止既害人害己而清謹之人畏其如此必章鉤句棘一字不敢下迫窘詰屈而文字之道或幾於熄孰非此等議論階之厲歟

凌安國曰按年譜公年四十九在黃州寓居臨皋就東

坡築雪堂以雪中成因繪以圖故名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爲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爲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噭噭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旣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

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惄惄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屈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